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捉南風

婦女名節宜講，何必著綠穿紅。從來誨淫是冶容，致累夫遭害，自己亦終凶。高平縣樂家村有一樂年豐，妻金氏，生女名豔姑，容貌秀美，夫妻極其愛惜。小時任他所穿，長大由他看戲觀燈，女工生疏，嘴巴尖利。從小放與郭彥珍為妻。郭家寒微，其父常在遠方貿易，彥珍從父買賣，亦會生意。父因年老，將生意交與彥珍去做，自己回家佃些田土耕種。這彥珍自幼少讀詩書，喜看婦女，愛談閨閣；鄉中有事，又愛兩邊刁撥，使人角擊告狀。常走花街柳巷，不信因果報應，幸得生意利厚，未曾折本。其父聞知，勸曰：「人生在世，善以孝為先，惡以淫為首。這淫債最是欠不得的，近報妻女，遠報兒孫，敗名喪德，傾家亡身。自古慘報，惟淫孽更甚。爾當謹戒！」彥珍曰：「惟有你老人家嘴多，我的生意一本一利，交算清楚，還要說冤枉話，你怕做那些事不要錢麼？」父曰：「未犯固好，已犯切勿再犯。」彥珍順口答曰：「我若走了邪路，天報應我卻脫腦殼！」父罵曰：「我不過是勸你，誰要你賭咒！」

是年，與他完婚。這豔姑過門，一味打扮，不做女工，婆婆吩咐，久等不來，遂帶起他做，逐件教訓。豔姑大大不愛，夜哭枕邊，說婆婆磋磨了他。彥珍溺於其色，也不教訓，見母喊妻做啥，便曰：「只有你老人家嘴多，一個媳婦年輕骨嫩，家中事務，一天怎做得完咧？」母曰：「我不過愛惜他，教他做慣，免得後來敗家。既是這樣講，我就不喊他做，看害了那個。」以後凡有活路，彥珍一陣幫妻做了，並不上坡。豔姑摸著丈夫性情，一味懶惰，連掃把倒了都不扶下。其母見子護短，亦不過責。父看不慣，催子貿易，說了半年，方才出門。豔姑遂回娘家，夫歸方回，後以為常。過了兩年，娘家緊促，遂尋夫吵鬧，不准出門，彥珍念在利厚，又做了幾回。豔姑聞夫在外嫖假，常對夫罵道：「你們男人家無情無義，只圖在外嫖娼宿妓，丟得我孤孤單單，一天嘴都閉臭了！日裡活路又多，夜晚東響西動，蒙頭睡覺，鼓眼天光，好不痛心！若再出門，與你把命拼了！」父說：「樂女子呀，人生在世，士農工商，各執一業，你丈夫氣力單薄，不做買賣，一家拿來餓死呀？」豔姑曰：「我曉得，你爺父子商商量量，要招我珍死哦！」父將他講了幾句，豔姑哭泣放蠶，邊哭邊罵，憂得他父口吐鮮血；於是與子商量，就在本場做些買賣。彥珍只得在大樹坡擺了一個攤子，離家二十里，早去晚歸，做了幾年，嫌得有百多串錢。

一日，天黑未歸，父命長年與牧童去接。走了六七里，忽見一人手執棍棒而來，長年忙問何人，其人曰：「你你你不知我呂大爺麼？」長年提燈一照，知是溝上呂光明，一身鮮血糊滿，手拿一根鋤棒。長年曰：「你為啥一身鮮血淋淋的？」呂光明曰：「你問我甘蔗淋淋呀？我未栽甘蔗，有啥淋的？長年見他吃醉，疑他滾跌，便道：「你滾了餃子麼？」光明曰：「我我我未買刀子。」長年曰：「不是得，說你滾了筋斗。」光明曰：「我我我今天才吃得八兩，那有斤酒？」長年見他醉昏，亦不問他，向前而去。走到平安橋這邊高堍口上，不見人來，吃了一陣煙，又喊幾聲。牧童曰：「此時已有二更過了，他定不回來，想是吃鬧熱酒去了。」長年遂回。

且說平安橋左彎大路邊有一吳豆腐，是做活路出身。他從前幫人不忠，專愛躲懶，脾氣乖張，愛說主人空話，一年要幫兩三個主人。做到四十多歲，也積得四五十串錢，接個妻子，有三十多歲，都還體面，佃點田土耕種。誰知運氣不對頭，兩年失錢大半，只剩得二十串錢，在平安橋內佃些早土種豆，推豆腐賣。是夜睡到二更過後，忽然「咚」的一聲將他驚醒，急忙起來敲火去看，見房子上現亮，鍋頭打個大眼，灶內黑區區的不知是啥，扒又扒不出來。端鍋一看，說道：「嗨呀，完了！」連燈也擺熄。其妻問是何事，吳豆腐曰：「不知是那個沒良心的，丟個腦殼在我灶內，連鍋也打爛了！」妻曰：「快莫做聲！陰倒拿去埋了，免得別人看見。」

吳豆腐撈把鋤子，提到後坡上邊去埋。正在挖坑，忽有一人走來問道：「你在埋啥？」吳大驚，聽得是街上晏屠夫聲音。因晏屠夫下鄉買豬，起到了夜，想趕捷路，從此經過，聽得鋤子聲，想討個火吃菸，見是一個人頭，說道：「你在何處殺人，拿頭在埋？」吳告以灶內撿頭之故。晏屠夫不信，說要驚團。吳無奈何許錢二串，晏屠夫喜諾；將坑挖好，喊晏幫倒來埋。吳劈頭一鋤打晏下坑，又是一鋤嗚呼哀哉，遂將晏屠夫一同埋下。次早，聞聽人說平安橋土地廟前殺死一人，不見頭首，吳豆腐明白，再不做聲。

此話傳到郭彥珍父母耳內，以子未歸心中著忙，二老即刻去看，見衣服鞋襪與子一樣，郭老曰：「我兒手桿上有三顆黑痣。」撈袖一看，果有黑痣。郭母曰：「我兒穿的白褲，前日我補了一個藍巴。」撈衣去看，果然不差。二老曰：當真是我兒子！不知何人下此毒手，殺在這裡，連腦殼都割去了，好不傷心呀！」於是撫屍痛哭道：

父：一見我兒肝腸斷，母：心中好似亂箭穿！

父：手扯手來聲聲喊，母：不見兒答半句言。

父：無有頭首真傷慘，母：可憐鮮血染衣衫。

父：不知為的那一件，母：平白把命來拋殘。

父：為父養兒苦無限，母：從小盤大費辛艱。

父：貿易公平又能幹，母：早去晚歸不憚煩。

父：昨場割肉一斤半，母：又與娘買葉子菸。

父：只說我兒盡孝念，母：百年有人送上山。

父：昨日前去把場趕，母：天黑不見轉回還。

父：今早聞人把話談，母：平安橋側起禍端。

父：聞言驚疑忙來看，母：才是我兒喪黃泉。

父：可憐為父六十滿，母：白髮蒼蒼送少年。

父：媳婦年輕甚妖豔，母：懶做活路好吃穿。

父：枕冷衾寒無人伴，母：怕抱琵琶上別船。

父：看兒不飽多多看，母：喊兒不應淚潸然。

父：我兒陰魂切莫散，母：快快與兒去伸冤！

二老哭罷，投鳴保甲。保甲曰：「既是你兒，看商量怎樣報案？」長年曰：「昨晚呂光明滿身是血，我們問他，含糊答應，況提的鋤棍上有血跡，不是他是誰？」保甲一面令報案，一面派人捉拿。

且說呂光明是個單身漢，家貧傭工，到四十歲也有幾十串錢放帳，每串要放五六十文一場，至今亦有百多串錢還在大樹坡放。生平最愛吃酒，每場不吃得偏偏倒倒，他不心甘；又無酒德，醉了便打人罵人。有使他銀子的，要請三四台酒方才得應。利息一月一收，約書撥字，數目雙寫。那日趕場吃醉了，見賣鋤棍的便宜，遂買一根。天黑出場，走到平安橋絆著一物，跌倒在地，慢慢起來又走。離家不遠，遇著郭彥珍的長年。回家火也懶點，摸到床上就睡，至日上三竿還未起來。保甲帶些人一直進房，拿鏈便鎖。呂光明曰：「那裡來的混食蟲！無緣無故拿黑索子把我拴起，是何道理？」眾人曰：「你這亡八的！殺了人還假裝不知嗎？」呂光明曰：「我在那裡殺人？那個看見？」眾人曰：「你未殺人，你睜眼看你身上！」光明一看大驚，酒也醒了，方記起夜來之事。眾人拉起就走，來至平安橋。

此地離城三十餘里，官見是無頭案，隨即下廠勘驗，下午便到。仵作報週身六刀，胸前一刀廢命，頭是死後割去的。官問屍親

曰：「你看明白，是不是你的兒？」郭老曰：「已經看明，是我兒子，尚有記號可辨。」官命屍親、保甲、地鄰、兇手進城候訊，屍用火匣裝了，埋在土地廟側。回縣即坐夜堂，帶呂光明問曰：「爾為甚殺死郭彥珍？今見本縣還不從實訴來！」光明叩頭訴道：

呂光明跪法堂珠淚滾滾，大老爺聽小民細訴分明。  
民雖然是農夫生得愚蠢，也知道存天理怕壞良心。  
昨日裡去趕場買根鋤棍，悔不該與朋友多仗杯巡。  
出場來黑區區樁子不穩，平安橋絆一物跌在埃塵。  
但覺得滑溜溜又肥又硬，醉昏了不知他是個死人。  
到前途遇彥珍家人來問，為甚麼你身上鮮血淋淋？  
我此時未聽明回家就寢，直睡到日三竿尚未起身。  
忽來些混食蟲將我綁捆，他說我平安橋殺死彥珍。  
鎖起我拉進城大堂跪定，他口口咬住我辯之不清。  
這就是小民的實言告稟，大老爺施宏恩放我回程。  
「膽大狗奴！強辯怎的？這是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』！你好好招，免得受刑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常言道為官人清如明鏡，為甚麼全不揣其中隱情？  
既殺人就該要遠方逃遁，那有個睡床上等他來擒？

「狗奴！殺人不走，是冤魂不肯。好好問你，你不招的，左右與爺重責八十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噴，想上天又無路下地無門。  
他說我殺了人有何憑證？切不可聽虛言誣陷好人！

「你身上血跡不是憑證嗎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是我絆屍身將衣染定，你為甚將活人抬在死坑？

「狗奴！實在嘴烈，左右與爺夾起！」

這一陣夾得我魂飛魄盡，這一陣夾得我屎尿齊傾。  
想招供怕的是丟了性命，想不招又難受這般慘刑。

「看你招也不招？」

這是我吃酒人遭了報應，挨板子受夾棍怪得誰人！  
大老爺快鬆刑民願招認，郭彥珍本是我殺喪殘生。

「頭首放在何處？」

大老爺呀！

昨夜晚提頭首心慌亂奔，不知道落何處慢慢去尋。

光明招畢，丟在卡內，受盡私刑。

次日，官命差人押去尋頭，呂光明兩腿稀爛行動不得，請乘轎子坐至平安橋探望，並無蹤影，啼哭回卡。眾犯聽得光明在放大利，是個有錢主兒，把他弄得死不死活的過了一夜。光明受刑不過，（只）得應一百串錢，又無親人，在鋪內寫筆帳，將字約交與鋪內，方才鬆活。次日官問無頭，又答一千，抬進卡內。過了五六日才起，官又喊去尋頭，回縣又打五百。於是三日一拷，五日一比，打得光明兩腿見骨，身瘦如柴，滿腔怨氣，終日啼哭。一日又到平安橋尋頭，思前想後，邊走邊哭道：

尋人頭喊聲天，咽喉哽哽話難言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呂光明自思平生無過犯，並未曾殺人放火滅理欺天。

就該要常清吉又平安，一生無災難，四季進財源。

天呀天！

為甚麼使我遭命案，受牽連，銀錢盡耗散，家務丟一邊？

大老爺要人頭才結案，打得我皮破血流痛徹心肝。

天呀天！

到而今殺人賊不知在何處，死人頭不知在那邊。

白日押我去尋檢，轎錢使了二吊三。

夜晚收回在卡院，一夜風霜不得眠。

蟲子成線線，臭蟲起團團，咬得週身爛成瘡，血不乾。

天呀天！

大老爺實在蠻，三日將我拷一次，五日將我比三番。

兩腿還是稀巴爛，又要把我打一千。

痛得肝腸斷，死去魂又還。

這都是飛來禍患，天降孽冤。

天呀天！

該是我平生把酒濫，吃了愛發癲。

醉後胡亂乾，東倒又西偏。

大利把人算，加四又加三。

過月不交錢，呌你祖和先。

天呀天！

從今對你盟誓願，回去再不把杯端。

無事決不把場趕，收心不放印子錢。

若是把戒犯，死去豬狗銜！

勸世人，莫心偏，莫濫酒，莫發癲。

若能以我為證鑿，無災無難樂平安。

差人見光明倒在哭，罵曰：「為你這案把我草鞋都穿爛兩雙，還要哭咧！今日再莫得頭，我交付大老爺，活活把你打死！」此時正在吳豆腐門前，吳豆腐見罵得好笑，說道：「無緣無故那裡去尋咧？這個人頭就是神仙也尋不出！」差人曰：「你莫非知道他？」吳豆腐即刻收笑，自知失言，即說道：「我不過是這樣說，那裡知道！」差人即將吳豆腐鎖起，到大樹坡。在差人之意原是想財喜，令人與吳豆腐說，有四串錢便放。誰知他一毛不拔，說道：「他無故將我亂鎖，看他拉我進縣，未必大老爺是他兒子，一

板子將我打做兩節，我就肯信了。」

差人只得拉起交官。官問曰：「你知人頭現在那裡？」吳豆腐曰：「這是差人想我的方子，無故鎖我，我不出錢，他就說我知道人頭。」差人稟曰：「他說這個人頭神仙也尋不出，小差問他，他笑而不答。大老爺揣情，他若不知，何故又笑？」官曰：「是哦，不用苦刑如何肯認！」即命人抬美人樁把他上起。吳豆腐汗流夾背。說道：「大老爺鬆刑，小民願招。」即將那夜檢頭之故說明。官命差押去啟頭，將土挖開，頭下又有一屍，轉身稟官，官即來驗，是一鋤斃命。官問吳豆腐，吳答以不知。官命用刑，吳又把晏屠夫撞著索錢打死之故說明。官曰：「狗奴，這樣狠毒！既有人見，就該投團報案，何得復傷人命？以此看來，郭彥珍定是狗奴殺的！」吳豆腐曰：「大老爺冤枉了！人頭實在灶內檢的，大老爺不信，到家去看就明白了。」官即到家，見房上果有一眼，鍋底之眼有人頭大，又看人頭得有鍋鋒。官曰：「看這情形是呂光明丟的，因心忙手亂，忘其何所；被爾埋了，故尋不著。狗奴劈死晏屠夫，亦當抵命。」遂傳郭父母認頭領屍安埋。郭老以案未結不領，官命將頭與身共埋一處。又命晏家領屍，保甲稟道：「晏孤身在此，並無親人。」官叫團甲埋了，即帶吳豆腐回縣丟卡，詳文上司，解去招審。吳豆腐見上司倒是原供，這呂光明口口稱冤，將他發回本縣。

此時前官脫任，新官乃是白良玉，四川梓潼縣人，兩榜進士出身，清廉有才。呂光明補紙訴冤，白公調卷，又看血衣，見血糊滿，翻看裡面，多處則浸，少處又無，不禁拍案叫曰：「冤哉！此人既是殺人，血該浸透，然何成甲不浸？定是絆屍跌地，染血沾衣。這又是何人殺的，叫我又那們辦法咧？」想了一陣，即傳房班到平安橋設廠。次日，來到平安橋，見保甲已備鋤子等候。說：「不消開棺，既是殺的頭首已得，還驗啥子？」即問：「人在何處殺的？」保甲稟說：「在橋頭土地廟前殺的。」官又看了一遍，回廠坐定，叫差人：「把土地拿來，本縣要問。」眾人大笑，說：「土地是泥塑的，如何問法？」都擠攏來看審土地。差人只得把廟門敲開，將土地抱至公案前放著。官曰：「膽大土地！你為上帝耳目，受下民香煙，奏善呈惡，賜福降殃，管轄一方，代護萬姓，為甚有人在你面前殺人，頭都割去了，你都不知嗎？看是何人殺的，逃在何處，今在本縣台前還不實訴？」差稟曰：「大老爺，土地不答話。」官大怒曰：「你有好大的官兒，本縣面前都由你執傲不成嗎？左右與爺掌嘴四十！」差人見說，嘎嘎而笑。官怒曰：「你這些狗奴！笑本縣無才嗎？與爺重責八十！」左右見官發怒，將差人打了八十，又將土地仰放，拿皮掌「吡吡吧吧」掌了四十。官曰：「本縣在此為官，黃土要管三尺，你有好大的膽兒，敢與本縣執傲？好好將兇手說出還則罷了，如其不然，定要把你打爛！」左右稟道：「他不開腔。」官連打幾下戒方，站起說道：「這個土地實在犖性，再與爺重責八十！」左右拿皮掌在土地臉上一五一十的再打，方才打得二十，忽然一股旋風來到廠內，繞了幾轉向北而去。官問道：「這是甚麼風？」一房書稟曰：「此時正是午刻，南風發動，此是正南風。」官命將土地送回廟去，隨出一票，撥差二名，捉拿鄭南風。差曰：「大老爺，這風是無形無影的，聞其聲不見其形，如何捉法？」官曰：「爾等這些狗奴！吃皇爵祿，當報君恩，既充本縣的差，就該聽本縣使喚，由你不去嗎？限半月繳票！」丟下票來，上轎回衙。眾人都說：「官好糊塗！風都捉得到嗎！果是捉得到，我們大家都抓風去了！」差人拿起票，好不痛恨，又想到：「這是官見土地不言，故作此態，掩眾人的耳目，好脫身回去的意思。」亦不放在心上。

過了半月，官問差曰：「前日命你們去捉鄭南風，可曾拿到麼？」差曰：「小差實未曾去。」官怒曰：「狗奴，焉敢怠慢公務！」即將差人打了一千，又限半月，再拿不到，定要裝籠子。二差大駭，商量曰：「此地我們住不得了，大老爺這樣殘刻，我們到遠方逃命罷了！」隨制「蓮花鬧」，取兩張老案長牌，到各處街坊打鬧子，唱勸世文。一日來到五里灘，二差正在街上唱戒淫文，唱道：

孽海茫茫苦無邊，看來淫惡非等閒。  
也有為他把命短，也有為他受貧寒。  
也有為他賣田產，也有為他坐禁監。  
當富玉樓籍不見，當貴金榜把名遷。  
絕嗣墳墓為此件，妓女祖宗把色貪。  
鹿口拒奔為顯宦，李登犯淫失狀元。  
席佳看相該餓飯，禁止談閻把壽添。  
唐卿出場把淫犯，父夢已中落孫山。  
看來此債真難欠，欠了定要償還。  
遠報兒孫落妓館，近報妻女抱人眠。  
人說嫖妓無過犯，依然還是惡滔天。  
一則喪德把名玷，二則惡疾惹身邊，  
三則兒孫把樣檢，四則要使銀子錢。  
一朝死在閻羅殿，身抱銅柱骨焦殘。  
男子去把腳豬變，女變母豬去填還。  
人生何不自打算，屈指不過片時歡。  
前生修積今生短，祖宗福澤盡折完。  
已犯不可去再犯，未犯急早把心栓。  
我今勸人回頭轉，失落人身萬劫難。  
仁人君子且遠看，早些施捨幾文錢。  
得了盤費好辦案，恭喜掌櫃進財源。

正唱之間，對面鋪內一人說道：「你們求食就求食，何必亂說怎的：犯淫都有罪過，天地間那還有人？」二差曰：「怎說莫得罪過？你看自古以來，那些貪淫的都遭了報應。」那人曰：「你在放屁！我出世以來，橫行天下，遇色就貪，見女就嫖，我今還在人世，又未見報。你們這些亡八東西！跟我在此少說些空話！」二差曰：「我勸我的人，與啥相干？你聽不得，許你莫聽。」那人即時火冒，跳出櫃台，揚拳便打。隔壁鋪內一人忙來拉著，說道：「南風哥，他們是求食的人，何必見咎於他？」即在櫃內拿幾文錢，打發差去，拉起那人走了。差人心中忿怒，即問旁人：「那個人姓啥？如何這樣兇惡？」旁人曰：「他姓鄭，名南風，是上半年搬來的，在此賣出堂煙，江湖上開行一□。」二差商量曰：「大老爺叫我們捉鄭南風，莫非就是他嗎？我們何不拿他，同去繳票？」二差挨過午後，見南風正在鋪內與人說話，上前拿鏈就鎖。南風欲走，一差出刀將膀上幾刀背。南風叫：「打搶人！」一些吆五喝六的弟兄上前欲打，差人說明情由，客長亦到，看票是實，喊住眾人，由差拉去，二差回縣消票。

官即坐堂，問曰：「鄭南風，你為甚在平安橋將郭彥珍殺死，今日還不從實招來？」南風曰：「大老爺的明見，民住五里灘，不知平安橋向東向南，郭彥珍身高身矮，怎知殺人之事？」官曰：「你在平安橋殺了郭彥珍，割去頭首，丟在吳豆腐房子上，怎說不知？」南風曰：「大老爺冤枉了，民隔此處甚遠，聽都未曾聽著，何以得知？」差人中也有認得他的，稟曰：「他在前居處與郭彥珍不遠，趕大樹坡要從平安橋過。」官曰：「是呀，明明是你，還要強辯！左右與爺重責八十！」南風口稱冤枉，官命夾起，南風口硬，總不招供，官即退堂。

次日，坐夜堂。復問曰：「鄭南風，這郭彥珍明明是你殺的，還要強辯做啥？本縣勸你早早招了，跟你筆下超生。」南風曰：「大老爺口口聲聲說民殺的，到底是誰人看見，那個告發？若是這樣問法，我說是大老爺殺的，大老爺肯認，民就招了！」官大怒曰：「本縣好言問你，你要胡說，左右與爺重責四百！」方才打畢，忽然一股風來，希乎把堂燈吹滅，門外「哈」的叫了兩聲，兩

旁人役紛紛亂竄。官問何事，只見一人手提頭首，抓住鄭南風「哈」的就叫，叫了又哭，哭了又叫，官駭忙了，下桌躲避。南風此時心驚膽戰，又見堂上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你莫找我！待我把案結了，跟你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場，超度你的冤魂！」官起身曰：「你在說啥？膽大狗奴！好張烈嘴，冤鬼要命，你還不招供嗎？」南風自知難免，只得把殺人情由，從頭細訴道：

戰兢兢跪在法堂上，尊一聲大老爺聽端詳。

民生來做事多混帳，講的是武馬與長槍。

結交些狐群和狗黨，每日裡出入在龜房。

當假哥四處把禍闖，一見得婦女就想方。

破銀錢都要通來往，不到手設計又編誑。

那一日山坡去打望，見一婦生得甚展揚。

論年紀二十五六上，雖布衣卻是大滾鑲。

我急忙幾步就趕上，他才是郭家豔姑娘。

我比時間他向何往，他開言說話甚在行。

么姨娘視餘把門上，要我去陪客飲酒漿。

借首飾翻口也不講，要去會何家新姑娘。

他制的時興合款樣，戴頭上客見也生光。

說罷了回頭向前往，衣袖內掉下一包囊。

他那時也不回頭望，我悄悄檢來放身旁。

那婦人回家知上當，摸袖內兩眼淚汪汪。

借來的又怕當賠匠，丈夫知定要把臉傷。

出門來尋下又尋上，尋不見急得要懸樑。

我才去實言對他講，要我退除非放鴛鴦。

約二次東推又西誑，說丈夫脾氣其乖張。

知道了要把性命喪，我聞言怒氣塞胸膛。

首飾銀十多有餘兩，宿娼妓夜夜到天光。

豈與我山坡就了帳，天地間那有這便方？

他因說丈夫現抱恙，到不如候他喪黃梁。

那時節二人長來往，也免得擔驚又受惶。

我不該聞言生妄想，他不死耽擱好時光。

郭彥珍貿易把街上，每日裡天黑才田鄉。

提鋼刀平安橋頭上，黃昏時送他見閻王。

割了頭認不出貌像，無屍親此案好下場。

吳且腐坐在大路上，前年子曾我他婆娘。

他不該將我來捆綁，敲釘錘週身打起傷。

將頭首丟他房子上，悄悄回家把身藏。

後聞得呂姓遭冤枉，不由我心中喜洋洋。

那曉得大爺知情況，公差到鎖我上法堂。

受盡了諸般苦刑杖，打得我死去又還陽。

今夜冤鬼現形象，料想是難得有下場。

無奈了才把實言講，大老爺施恩放還鄉。

招畢，官命丟卡。

且說鄭南風自從殺了郭彥珍，回家夜夜夢彥珍提頭要命，不得已才搬到五里灘去。該他惡貫滿盈，冤魂不肯，故而露出姓名，鎖回本縣，至冤鬼現形，方才招認。各位，這鬼那有形？即或現形，亦是恍恍惚惚的。這個冤鬼，乃是白大老爺見南風久不招供，故裝來駭他的。那知南風殺人心虛，見得冤鬼膽就喪了，所以說出實情。

官既將南風丟卡，又命人把豔姑提來，先前不認，官喊用刑，豔姑害怕，從頭實訴。官曰：「婦女家不守規矩，出門亂走，只圖豔妝，在人前爭勝；殊不知冶容誨淫，以致敗名喪節，一言而致夫死，其罪何辭！」即丟女監，申文上司。回文到縣，將呂光明釋放。後來丁封一到，將吳豆腐、鄭南風、豔姑一同綁至法場。將吳豆腐絞死；鄭南風取斬，屍拋荒郊，頭懸城門示眾；豔姑三絞廢命。臨死之際，他父母樂年豐、金氏見得，追悔從前愛而不知教，以致今日身犯不赦之法，好不痛心，將屍領回安葬，年豐夫婦亦憂氣身亡。鄭南風死後，妻子出錢買奸，跟人逃走，其人得錢不顧，棄於半路凍餓而死。其女被人撿去，賣在娼院，養大接客，頗有招牌。吳豆腐之妻依舊再嫁。呂光明回家，將鋪內錢還了，一貧如洗，討口下場。郭老把兒領回安埋，將幼子撫養成人，後來衣食有餘。